

末代皇帝系列之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末代皇帝的后半生

贾英华 / 著



末代皇帝 的后半生

贾英华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代皇帝的后半生/贾英华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8

(末代皇帝系列)

ISBN 7-02-004589-8

I. 末… II. 贾… III. 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3534 号

责任校对: 李丹妮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末代皇帝的后半生

Mo Dai Huang Di De Hou Ban Sheng

贾英华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76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6

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-02-004589-8/K·43

定价 24.00 元



溥仪与李文达合影



一九八〇年六月二日，作者贾英华在八宝山公墓为末代皇帝溥仪题写墓志。



末代皇帝的后半生



一九六四年三月，溥仪与溥杰（右一）、沈醉（左三）、董益三（左二）、许长林（左一）赴江南参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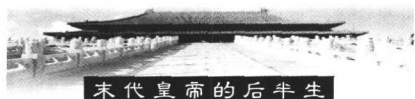
《我的前半生》和各种外文版本



溥仪和外甥一起读报。



一九六四年，溥仪访问延安时与农民高兴德交谈。



末代皇帝的后半生



在一九六一年国庆宴会上，溥仪与京剧艺术家马连良（左二）、杨秋玲（左三）、电影演员崔嵬（左五）举杯共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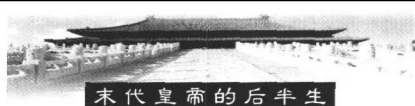
溥仪与著名作家肖三（左一）交谈。



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晚溥仪夫妇与亲友在新婚典礼上的留影。



溥仪接受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·斯诺的采访。



末代皇帝的后半生



溥仪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交谈。



一九六一年二月，溥仪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时留影。

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，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过特赦通知书。



溥仪特赦抵京后，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。



末代皇帝的后半生



新生后的爱新觉罗·溥仪（摄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）



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溥仪夫妇于大会堂福建厅，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。

序

歲次己巳長夏得讀
美華同志近著《宋代
皇帝的後半生》搜羅
博洽筆墨清新允嘆
觀以愛味二絕研讀觀感
概得一生輝煌筆借顯懋
必鑑前車撫衷回首滄
桑易伏慨黃源夢覺時
以碑市巷爭先觀不脫欣
傳貴遊陽華面洗心何等
事古今中外莫尋常
愛新覺羅溥杰



序

岁次己巳长夏，得读英华同志近著。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搜罗博泛，笔墨清新，允叹观止。爰咏二绝聊志观感：

概得一生辉董笔，
借题惩毖鉴前车。
抚衷回首沧桑易，
伏枥黄粱梦觉时。
口碑市巷争先睹，
不脛欣传贵洛阳。
革面洗心何等事，
古今中外莫寻常。

爱新觉罗·溥杰

人道主义工程的光辉(代序)

李文达

贾英华同志的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，历经沧桑，终于问世了。对于它的问世，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。

众所周知，进入八十年代以来，在百花盛开的园地中，忽然兴起了一股“皇帝热”，继而又扩散为“皇族热”。在书摊上，末代皇帝尚未辞位，“皇父”、“皇叔”、“皇弟”、“皇妃”、“御妹”、“公主”……便相继登堂，接着有关的什么“传记”、“轶事”、“自述”等等，也纷至沓来。

对这类作品的出现，我为其中向读者提供了不少史料而喜悦，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感到不安。我的不安，还不在于冯牧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的，严肃文学受到商业文学的冲击，读者减少，阵地受到严重蚕食，而在于某些“皇”字头的作品给读者造成的混乱。而且这类很难说是绘史纪实的作品，又是借“史料”、“纪实”（甚至借助于权威的题签）之名出现的，使人真伪难辨。

诚然，写作中如果调查失实，甄别失当，因此造成史料不实，也在所难免。但如事后作了更正，也能得到读者的谅解。我就有过教训，写过一篇关于溥仪后半生的采访散记（即《从一个人看一项伟大的工程》，刊于一九八〇年《啄木鸟》创刊号），忘记了“兼听则明”，未从其

① 李文达，系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的执笔者。已故。参见本书第302页介绍。

他方面采访查对,落了个“偏听则暗”,以致部分情况失实,谬误流传。^①我在这里特向读者致歉并请勿再引用。我想,无心的失实毕竟与虚构史料、臆造传主思想的问题性质不同。纪实作品不是创作小说和剧本。即使是小说和剧本,故事主干也是不能背离历史的。

诚然,对同一历史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见解,允许见仁见智,也可以展开讨论。但有的问题就不是见仁见智的性质。例如日本制造的“满洲帝国”,该不该承认?这本不是该有争议的问题(连溥仪的生父都是不认这个傀儡帝国的。《载沣日记》上就记载着,在日伪统治下有一次举办户口登记,载沣先生告诉族人,不要在“国籍栏”上填“满洲国”,要填上“中国”)。可是现在不少的作品中,却把溥仪在伪满时娶的妻子称为不加引号的“皇妃”(把婉容看做“宣统皇后”,还勉强说得过去,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实和清室签过一个“尊号不废”的《优待条件》),好像“满洲帝国”又被承认有了合法性。这就不能用“见仁见智”来解释了。

我觉得贾英华同志写的这部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可贵之处,就在于写作态度严肃,使用材料也翔实丰富。他是确实下了一番苦功,经受了一番磨难的。

我第一次知道英华其人,是在一九七九年群众出版社约我写溥仪后半生进行采访的时候。后来我改变了主意,只写了一个中篇报告文学(即上述的《工程》)。放弃了写书的计划,原因就是我知道了英华早已为写这个题材做了许多的资料工作。我衷心期待他早日推出成果。不料等了几年,不闻消息。直到一九八六年春天,群众出版社王兰升^②同志陪英华送来初稿,我才知道他遇到了不小的挫折。他走的路堪称艰苦辛酸。当年辛勤采访的材料和整出的初稿遭到剽

① 文达先生生前曾亲口对本书作者讲述过:“我在此文中所谓‘部分情况失实,谬误流传’,主要是指在这篇采访散记里依据李淑贤回忆(贾英华记录整理),对溥仪和李淑贤的家庭夫妻生活有‘过誉’之辞,以致使外界不明真相。”

② 王兰升,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暨贾英华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两书的责任编辑。时任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。

窃，当初的合作者也发生了难以理解的变化。他有苦无处诉，只得以前顽强的毅力从头开始。但打击也是磨练。为了坚持完成这项写作，他扩大了调查面，几年间跑了数万里路，访问了三百多人，翻阅了不知有多少箱的档案故纸。为了提高知识与写作水平，还修完了大学历史系本科。就这样，终于写出了近六十万字的初稿。

这部手稿在我的手上，未曾开卷，就使我感到了它的分量。乃至阅罢，我越发感到他的写作经历和付出的劳动非同一般，其内容之翔实丰富，史料价值之高，是一看便知的。有的情节固属平叙，无可猎奇，却是出于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付出了辛勤汗水的。作者为了核实查访，竟千里迢迢北到东北，东至蓬莱，南至云南，乃至访英期间，也抽暇在图书馆查找资料。例如，他仅为了撰写“与毛泽东共餐”一节就采访了不下二三十人，其间历经两三年。可以说，作者当时是在业余时间基本靠自费到处奔波的。

要了解溥仪的后半生，不单是了解他的生活、活动，还要了解他的思想轨迹。据我所知，溥仪回到北京后的八年，是曲折地前进的八年，是超越了抚顺时期达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的八年。从他对待朋友（过去是没有的），对待家庭（与过去是完全不同的），对待疾病和死亡（与过去观念是截然相反的）等的态度上，从对于他具有重大意义的几项活动上（植物园的劳动，对前半生的重新总结、认识，对外交往与其他社会活动，结婚与婚后生活，对“文革”的态度等等）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并不是一路顺风，而是有曲有折的，但确实是不回头地前进。在他的后半生中，不难看出，就其改造溥仪灵魂的艰巨工作中，周恩来总理始终堪称这项伟大工程的工程师。溥仪有欢乐也有苦恼，他有幸福也有不幸的问题，他有成就也有挫折。然而，正是从这些曲折中，我们才看到他如何对待人生，如何一心为做个真正的人而努力，才看到他思想的升华，才看到一个真正的溥仪。

英华写的这部书，虽然在表现这个主题上还有不足之处，但并没有把溥仪写成又回到抚顺时期的“感恩”阶段，也没有写成专出洋相的滑稽形象。我们通过书中客观描述的溥仪的晚年，他对不断恶化

的病情,他对“文革”现象所表现的沉重感,以及他对老干部挨批斗现象发出的惊呼声中,不难看出他和我们一样,正开始思索着。

我相信这部书是足够我们对这个思索者进行探索、研究,并由此可以窥见改造人的这项伟大的人道主义工程的光辉。